



品读经典
支英琦专栏



支英琦,生于乡村,长在城市,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。

野藤中,葡萄晶莹

雨后的傍晚,走进绍兴大乘弄,眼前立即浮起这样一个意象:一位清绝枯瘦的老人,孑立在凄风冷雨中,他的背后,是两棵落光了叶子的青藤。落叶与藤蔓的下面,分明有明珠一样的葡萄,不知被谁乱掷闲抛,委身于泥,不减熠熠。时空迷离,似乎可以听到老人在抚须低吟: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掷闲抛野藤中。”

这是徐渭在《墨葡萄图》中的题画诗。诗中抒写的那种怀才不遇、一世坎坷的落寞无奈,或许正是这位“明朝第一才子”的人生写照。徐渭,字文长,自幼聪颖过人,却屡试不第,中年入仕多难,重创之下精神失常,竟失手杀妻以致入狱。七年后,他被友人从狱中救出时,已是53岁。韶华已逝,壮志未酬,只剩下两袖清风和一间飘摇于绍兴古巷里的青藤草屋。72岁,狂躁一生、肆意一生的徐渭凄凄惨惨病死在破屋茅檐下的一堆稻草中。

还有谁,会让今天的我们发出如此深沉的喟叹:奇才旷世,风骨绰约,却一生跌宕,困顿潦倒。好在,有书画相伴,可以把一腔郁火全都泼进水墨,留下狂涂乱画的书画,辗转在人间。或许,只有那些疏

狂淋漓的笔墨,最能抚慰一个老人狂躁不宁的心。

看看他的《墨葡萄图》吧:

一枝老藤斜穿而过,生出野逸枝蔓,团团墨迹分明是从胸腔中泼出,散落层叠纷披的叶子,明珠一样的葡萄,即使用墨点点画,散缀枝叶间,也是粒粒珠玑、自在熠熠。

试图用概念性的理论图解这样的画面是徒劳的,大胆奇特的构图,汪洋恣肆的笔墨,雄阔不羁的风骨,只能来自一个历经苦难、狂躁桀骜的灵魂。画中的物象,何计形似?枯干的枝条,像是执拗伸展的胳膊,傲然四野,虬曲有力。浓墨的叶子飘摇着,似乎在秋风中张扬着生命的活力。那藤叶间的葡萄,又是谁难以解开的心结,无言地静默着,在画面中低垂。闭上眼,似乎可以感到那些浓墨落纸,又被清水慢慢洇开,自由自在地渗化,那变幻万千的墨色中,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悲怆、激奋的情绪。

徐渭的书画,有一种不囿世情、不按规矩的野蛮之气。他将一腔狂躁的热血肆意泼洒在宣纸上,那些千秋凌然的花卉,张着落拓不羁、独立寒秋的文人风骨。《墨葡萄图》正是他风格的典型凸现,那

有多少人能看到画中的野藤葡萄并不安静,那泛黄的水墨里,分明有徐渭仰天长啸的声音。

野葡萄恰如横空出世,来无方向,去无去处,题写的诗歪斜斜,恣意纵横。隔着遥远的时空,我们似乎仍然能感受画面上发散出的那种酣畅凌厉。

“几间东倒西歪屋,一个南腔北调人”,这是徐渭无可奈何的自嘲,却也透露着历经沧桑的超释。一百多年之后,郑板桥说道,甘为青藤门下一走狗!齐白石也“恨不生三百年前”。当今画坛,对徐文长崇拜者更是众多。然而,要学得徐渭的真韵,只能是天方夜谭了。只有追求过、痛苦过、放纵过、心醉过、涅槃过,才能获得艺术最大的自由和释放。徐渭曾经以斧击头,以铁钉穿耳求死不得,死不成的徐渭,一定是把灵魂全部浸淫在水墨里,才能挥洒出那种饱含悲苦、寻求喷薄的野气,那种自由自在沛然天地的淋漓元气。

《野葡萄图》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,成为森然保护的国宝,它也和徐渭的其他画作一起被印在画册上,装帧精美的样子,被人观瞻临摹。然而,有多少人能看到画中的野藤葡萄并不安静,那泛黄的水墨里,分明有徐渭仰天长啸的声音。



以文为戈
刘武专栏

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巧遇“白求恩”

7月的一天,我在老挝首都万象街头拍摄时,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美国人拐到面前向我问好,他主动介绍说,他叫艾伦,是一位摄影师,正在为一支古迹维修队工作,这支队伍由几位专家组成,正在修复万佛寺内的壁画。艾伦非常热情地问我是否有兴趣去万佛寺维修现场看看。

万佛寺离我们见面的地方并不远,我随艾伦走了过去,发现这是一座不算很大的寺庙。寺庙主管桑松出来迎接我们,给我介绍说,这里本来叫施沙阁庙,是万象市内保存得最好的一座寺庙,建于1818年。1840年,也就是中国鸦片战争爆发那年,暹罗士兵侵占万象后,差点将寺庙烧毁。1987年,老挝政府将它作为佛像博物馆,现在庙内陈列了小佛像8000多尊,中型佛像120尊,主庙里的佛像则有2052座,大小佛像加起来共计10136座。因此俗称“万佛寺”。

我注意到,由于年久失修,寺庙内的许多壁画已经开始剥落。桑松告诉我,他在这里工作15年了,寺庙基本没有维修经费。最近的一次维修还是在1992年,当时政府方面出资700万元泰币,这只相当于700美元,完全是杯水车薪。

我知道老挝是联合国确认的全球最贫穷的49个国家之一,56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生活在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以下,所以老挝政府基本拿不出钱来修缮保护文物,这并不难理解。

有意思的是,万佛寺里来了位“白求恩”。几年前,一位法国女士到这里来观光旅游,看到寺庙内的壁画快要剥落,居然格外关心。回到法国后,她就四处筹募资金,并恳请国际文物保护组织派人前来维修。很快,一支主要由法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维修队来到万佛寺,搭起脚手架开始维修寺庙中的壁画。

万佛寺的主庙不算太大,但拱

顶高耸,佛像庄严。维修队的任务就是修复庙内两侧墙壁上的壁画,在脚手架前,摄影师艾伦忙上忙下,炎热的天气让他汗如雨下。他告诉我:“我们这次的维修经费只有12000多美元,如果要修复庙内的壁画全部修缮,需要几百万美元。我做的主要是幕后工作,任务就是把这些壁画拍下来,传送给专家或者媒体,并把修复前后的图片,作为资料保存下来。”

在现场,我仔细观察了维修工程师的工作过程,他们蹲在脚手架上,用纸和小刷子等工具细心地粘贴、修补着破损的壁画,小心翼翼,轻手轻脚,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一样。负责指导工作的工程师鲁道尔夫·卢加先生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,他原本是南美的危地马拉人,后来移民意大利,曾参加过柬埔寨吴哥窟、缅甸蒲甘和北朝鲜地下皇陵等多处著名古迹的修复工作。对他来说,修补万佛寺的

壁画当然是小菜一碟。

卢加告诉我:“一般来说,由于地表水分蒸发,盐分就会在壁画背后凝结,致使壁画酥脆、松软。修补它们时,我们要将黏合剂小心注入到剥落的缝隙中,并用支撑杆撑住它们,以避免壁画整块剥落下来。你们可能不知道,曾经有位游客靠在墙壁上休息,等他离开时,壁画就‘哗’地滑落下来了。”

我见到维修队时,他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整整一个月。每天,他们冒着炎炎烈日骑车或走路来到寺庙,在没有任何降温、祛暑设备的环境下,细致入微、无私忘我地工作数个小时。我不禁联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大夫,那是义务到国外给人治病,这是义务到国外维修文物,时代不同,环境不同,目的不同,但精神、方法、境界似乎都是一样的。因为巧遇他们,我体味到了人类不同凡响的一种气质和力量,每个时代都有这种自愿奉献的人们。

因为巧遇他们,我体味到了人类不同凡响的一种气质和力量,每个时代都有这种自愿奉献的人们。

江湖再见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清凉世界的隐蔽权利

关于清凉穿着的争论,其实已持续多年。二十年前,曾经读到龙应台的《美丽的权利》,她针对台湾街头那条奇怪的标语“穿着暴露,招蜂引蝶,自取其辱”,写了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:“这个逻辑泄露出三个心态:第一,女人身体是肮脏的,所以穿着标语的人不能、不愿也不敢正视女人的肌肤。第二,他认为男人有‘攻击性’是天赋神权,所以侵犯女性是自然现象。第三,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,她之受到强暴,就如同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——谁叫你不带雨伞,下雨是天气,所以,男人强暴女人天经地义,只是你要小心罢了,你不小心,是你活该,还能怪天吗?”

这样的争议,我们晚了二十年。整整四十年,内地把人们私生活的管理权全部收归国有,慢说清凉穿着,就是稍微花哨点的衣服,也不可能公然出现在街上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曾是亚洲时尚之都的上海,开展“抵制奇装异服”活动,遭



遇抵制的装束,也不过是大尖领衬衣、女士半透明尼龙衬衣、大波浪烫发之类。1974年,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访华,穿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,有女士仿制了一件穿上街,被上千人尾随,最后该女士被巡逻民兵带走。不但官方制定的意识形态标准里有严苛的着装标准,民众

也“自然”遵守。上世纪80年代后,着装的权力回到了普通人手中,清凉着装成为可能,一点一滴,可以说是非常不易。

中学时代,我们有一门课叫“思想道德”,其中有一章说的是关于如何欣赏体育比赛,第一节就开宗明义“看体育比赛,是为了欣赏健美的人体”。对一个少年来说,这样的字句是颠覆性的,霎时间,以前所受的清教徒式教育顿时溃不成军。巷子口那些坐在花园栏杆上、对着往来的女性吹口哨的男孩们,夜市的啤酒摊上心不在焉地喝着酒四处张望的男子们,所有人的存在都明了意向:看和被看,吸引和被吸引。

在这样强大的原动力面前,清凉着装原本是不值得讨论的事。但针对女性的性侵害,却使它又有了讨论的可能,性侵害和清凉着装之间,被赋予某种奇妙的因果关系。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,身体被谁看、如何看,是一种隐蔽的权利;女

性着装被谁监管、尺度如何,也是一种权利。

道理十分明显,但如何在当下的现实中奉行,另当别论。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,私下里,我仍然会建议她们的穿着不必过分清凉。原因有二:其一,着装的最终目的,是为了美,然而,用裸露或者适当的裸露达成这个效果,其实加大了美丽的难度,不是什么样的身体部位都适合裸露,很多时候,遮蔽比裸露可能更能达成美的效果;其二,“我可以骚,你不能扰”尽管是常识,却近似于一种真空理论,试图以自己的感受决定别人的感受,并假设所有人都是谦谦君子,尽管穿着暴露和遭遇侵害之间,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因果关系,穿着暴露是否更容易引发侵害,也没有科学上的结论,穿列宁装,也未必能阻挡一次蓄势待发的侵害,但着装裸露和适当保守,给人的信号是不一样的,也带来不同的评价,毕竟,我们并非生活在毫无杂质的世界里。

身体被谁看、如何看,是一种隐蔽的权利;女性着装被谁监管、尺度如何,也是一种权利。